

传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法] 阿芒·马特拉 / 著
Armand Mattelart

[法] 米歇尔·马特拉 / 著
Michèle Mattelart
孙五三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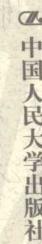
播 学简史

Histoire des théories
de la communication

传播学简史

Histoire des
théories de la
communication

新闻与传播学
译丛
大师经典系列



中国
人民
大学
出版
社

[法]阿芒·马特拉 / 著

Armand Mattelart

[法]米歇尔·马特拉 / 著

Michèle Mattelart

孙五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播学简史/ (法) 阿芒·马特拉, (法) 米歇尔·马特拉著; 孙五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ISBN 978-7-300-08994-2

I. 传…

II. ①马…②马…③孙…

III. 传播学—历史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0017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传播学简史

[法] 阿芒·马特拉 著
米歇尔·马特拉 著

孙五三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规 格 15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0.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6 000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选译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地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总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知识的传承，学校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业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则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译介，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著寥寥无几，少数中译本如卡斯珀·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的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译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来，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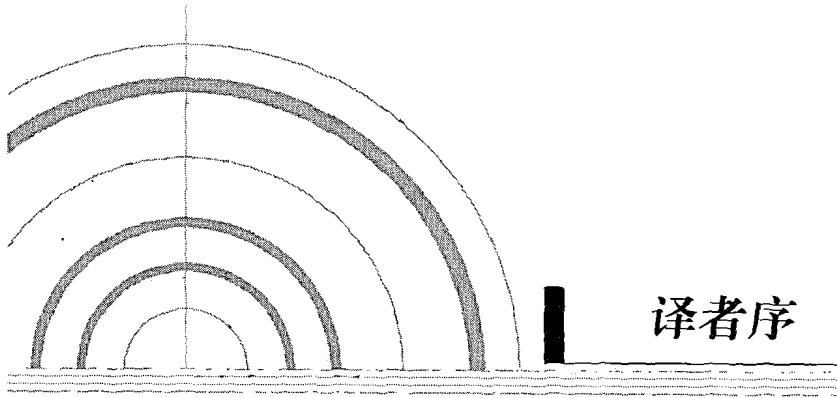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的同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并不以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国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本译丛的译者采用的主要是一种解读方式，力图通过背景介绍和详加注释，为读者从他们自身的语境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打下基础。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的工作，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社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各界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编委会



2008年被认为是中国传播学的而立之年。从2007年开始，传播学界内各种总结的呼声和动作不断，包括召开会议，开发学科发展史的课题，撰写大事记，分析20多年来的传播学专著、期刊等。随着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学者们提出了传播学如何发展的问题。2007年末，传播学界的重要人士聚集深圳，专门就中国传播学何去何从开了两天会。这个问题显然还会继续讨论下去，2008年，它应该是热门题目。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合著的这本《传播学简史》的中文版，虽然由于我的原因，比预期的出版得晚，却也符合时机，可以为当前的讨论提供一个参考。

作为一本学术发展史，阿芒·马特拉没有按照编年的方式来描述传播学的发展。他认为，传播是很多学科都研究的现象，多学科的人际、组织、群体传播或者媒介传播研究，以及与传播有关的技术、经济、

文化、历史和哲学等研究，构成了传播学发展的图景。因此他所描述的传播学发展图景是拼图式的，是把各学科的传播研究拼接在一起，重新命名的结果。这幅拼图虽然比较简略，但是它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传播学的大多数拼件是由一支支学术素养深厚的非传播学者队伍建构的，这些学者采用各自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对他们感兴趣的传播现象开展了不同路径的研究。在马特拉的拼图中，我们看到，关于传播，在许多片段上均有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框架。我们面对的是语言学、历史学、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志、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认知科学等不同学科的概念和解释。很多重要的传播研究发展都不是在传播学的旗号下获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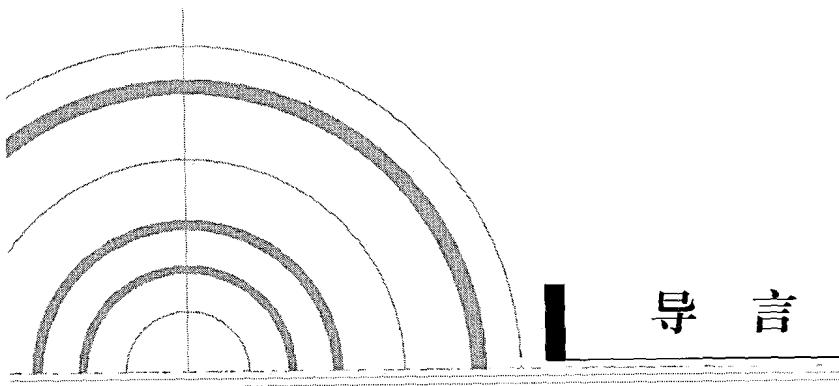
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状况，马特拉并不追求建立一个可以统领一切的结构，而是把它们展现给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使读者了解，他所理解的作为一个学科的传播学，其涵盖之广阔，其内容之繁杂，以及它又是如何在多学科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

传播现象受到诸多学科关注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应该由多学科协作的研究对象，传播的过程、形式、内容、参与者、环境、策略、制度形态、伦理规则、各种实时或延时的效果……可以也应该在多学科的观照下得到更好的解释。不过，到目前为止，传播现象的研究还是分布在各个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而号称“传播学”的研究也还是借用各个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作为学科的合法性，传播学常常受到质疑。因此马特拉对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主要是欧美国家的传播学评价道：“这里还是一片处女地，一切都有待开创。”

在新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传播学，目前在大众传播研究方面已经有所展开，但在其他方面几乎是空白，而其他学科对传播现象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在 2008 年总结并展望传播学研究时，马特拉的这本书也许对开拓我们的思路有所助益。

孙五三

2008 年 2 月



传播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当时间进入 20 世纪末，技术的进步和实践的日益专业化，又为复调的传播音乐增添了新的华彩乐章，从而使传播成为第三个千年极具象征性的社会现象。

传播学位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哲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志、经济学、政治科学、生物学、控制论和认知科学的学者都对传播现象感兴趣。尽管如此，传播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长期以来还是不断地受到质疑。这种尴尬地位迫使传播学频频借用和改造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发展自身。

本书试图理清这个领域内的各个派别及其差异，运用历史的眼光，在物质和非物质网络、生物学和社会学范式、自然和文化、技术设备和言语、经济和文化、微观和宏观、村落和全球、个体和系统、自由意志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把握学科发展的张力。在传播学史上，上述这些词语常常不是作为分析的标准，

而是以二分或二元对立的方式出现在讨论中。传播学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这些词语之间冲突的记录，是各种尝试关联或分离这些词语的记录。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各种阐述方式中不断出现的这些张力和对抗，切割出传播学领域的各个思想派别、潮流和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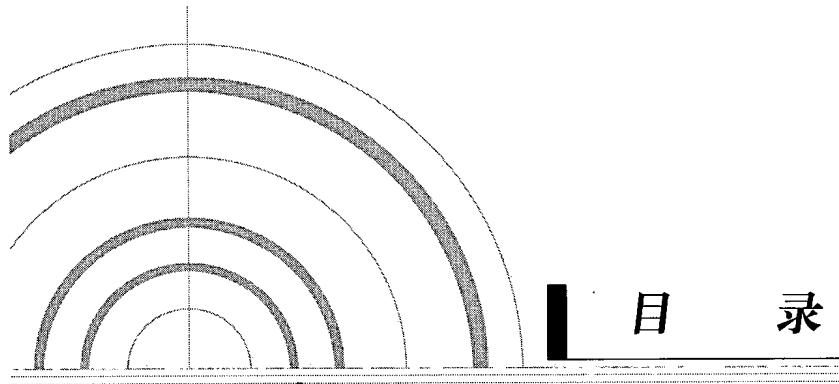
正是由于这些无休止的争论，传播学史根本不可能严格按编年的方式写作。各种思潮此起彼伏，使学者们无法看出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单纯的线索。那些人们认为早已解决或早已过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策略，有时会被突然发掘出来，受到质疑，维系几十年的真理地位会突然受到挑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总体性社会危机语境下对民族志方法的回归。有鉴于此，本书简略地描述了这些学派、潮流和趋势的发展顺序，着重描述它们发展路径的环形态势。

传播学概念提出的问题和传播现象本身一样多，各种概念还引发了大量的争论。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一样，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与其他理论定义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立。每个学派还包含很多不同的流派，远不像“学派”这个词所表示的那样统一。而且，有关传播的话语经常未经适当的评估就被追捧为一种理论。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① 机智的表述和于尔根·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② 重要的哲学建构在传播学中被等而视之，使我们无法判断哪一个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观察技术环境的方法。

传播学中也有一些陈腐的学说和昙花一现的新词语，尽管它们自我标榜为最终解释系统和权威的典范，但是在各种相互矛盾的跨学科发现和缓慢的传播学知识积累中，它们的价值日益衰退，最终销声匿迹。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像传播学这样被很多人认为：这还是一片处女地，一切都有待开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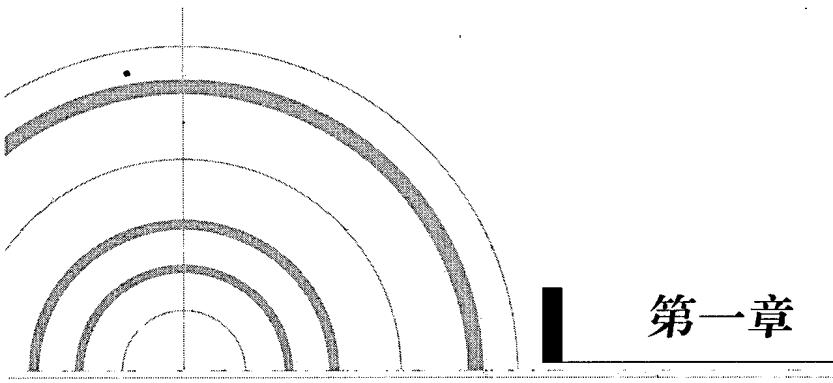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 (1911—1980)，加拿大传播学家，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代表作有《理解媒介》、《机器新娘》、《谷登堡星汉璀璨》等，曾被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者。——译者注

^② 于尔根·哈贝马斯 (192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包括：《社会科学的逻辑》、《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后形而上学思想》等。——译者注



导 言	(1)
第一章 社会有机体	(1)
一、贸易与流通的发现.....	(1)
二、管理群众.....	(6)
第二章 新大陆的经验主义	(13)
一、芝加哥学派和人类生态学	(13)
二、大众传播研究	(18)
第三章 信息理论	(33)
一、信息与系统	(33)
二、控制论	(39)
第四章 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	(44)
一、批判理论	(45)

二、结构主义	(53)
三、文化研究	(65)
第五章 政治经济学	(72)
一、文化依附	(73)
二、文化产业	(78)
第六章 回归日常生活	(85)
一、主体间运动	(85)
二、受众的民族志	(94)
第七章 支配性传播.....	(102)
一、网络的概念.....	(102)
二、一个世界，多种社会.....	(108)
结 论.....	(122)
参考文献.....	(124)
译后记.....	(153)



第一章

社会有机体

19世纪，基本的通信技术系统和自由贸易原则已经初现雏形，传播作为人类社会整合因素的概念业已浮现。传播最初既是物理网络的重要问题，也是观念形态进步的核心要素。到19世纪末，传播概念中开始加入管理大众的含义。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即社会是一个整体，包含多种具有预设功能的器官这种思想，触发了最早的传播学概念。

一、贸易与流通的发现

(一) 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的概念是传播理论发展的第一步。18世纪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先用科学术语对它进行了系统的表述。传播对于工厂组织集体劳动或经济活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商业化国际都市，劳动分工和运输渠道（河流、

海运和陆路运输)被视为财富和发展的同义词。英格兰当时已经完成了“流通革命”，无须说，它自始至终伴随着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后续发展。

而同一时期的法国还在尝试统一国内市场。这个君主制的农业国还没有认识到流通系统的价值，因为其整个国家还处于一种匮乏状态。在法国，有很长一段时期，这种把流通视为进步标志和理性实现的观点突出地表现了现实与关于驯化运动的唯意志论之间的鸿沟。进步标志着理性，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① 和倡导经济自由放任政策的重农学派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19世纪后半叶，经济自由放任的口号被再次提起。经济自由主义以启蒙运动提出的“贸易是创造性源泉”的思想为基础，并以中国为例，声称农业法国的开明君主需要商品和人力资源的流通自由化，法国需要一套修筑和维持运输通路的政策。

魁奈把经济环路视为一个整体，试图把握“系统”或者“单元”。专业医生出身的魁奈从血液的双向流动中获得灵感，设计了一个财富流动的图表(1758)——《经济表》^②。这张表用几何曲线的形式描述了宏观经济流程，解释了人类和土地之间，以及构成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的交换，各因素相互交叉，盘根错节。1789年革命中实行的一些措施，如采用公制度量衡以加快全国的统一，使重农主义学派有关流通的理想得以实现。1793年，克劳德·沙普发明的(Claude Chappe)^③的第一套远程光电通信系统投入使用，这套系统最初用于军事目的。劳动分工的概念和商品流动的模式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提供了营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分析预示了以货币为反馈信息的物流控制论模型的出现(Beniger, 1992)。劳动分工的概念还激发了查尔斯·巴比

^① 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代表人物，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著作有《经济表》(第1版和第2版)、《经济表的说明》、《经济表的分析》、《关于经济表魁奈给米拉波的信》和《重要的考察》等。——译者注

^② 《经济表》是魁奈1758年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生产、流通、分配的有规律的运行过程的简明图示说明。魁奈在“纯产品”的概念下，研究了剩余价值，并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直接生产领域，为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③ 克劳德·沙普，法国工程师。1792年在法国建立旗语系统(semaphore system)，用于在全国远距离传递讯息。这是第一个实用的电信系统，沙普成为第一位电信业巨子。旗语系统建立后，英国和美国先后效仿，并且一直使用到1850年。——译者注

奇 (Charles Babbage)^① 关于脑力劳动分工的概念，激发他设计出机械智能运算的计算机，其中包括差分机和分析机，或称数字机，这是电脑发明前大型电子计算器的原型。

(二) 网络与有机整体

当时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网络。克洛德·昂利·德·圣西门 (Claude Henri de Saint-Simon)^② 以生命体比喻社会，这是把组织视为网络的开始 (Musso, 1990)。圣西门的社会生理学以改造社会的科学面貌出现，实现了（社会管理）从管人向管理事物的转型。根据圣西门的模式，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是一组网络或网络结构，同时也是一个产业系统，由另一个产业对其进行产业管理。圣西门还综合自己的思路和同时代的公共建设工程思想，提出流通渠道的发展和信用系统的建立具有战略意义。按照圣西门的观点，财富的流动对于社会就像人类的血液对于心脏，它使社会联结为一体，并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

基于这种产业主义的思想，圣西门的信徒秉持一种操作性的抱负，急于催生所谓的“进步时代”(positive age)：建立各种具有组织功能的人工网络，包括“交通—通讯”网（物质网）和金融网（精神网，spiritual networks）。正是他们创造了铁路系统、银行、跨大洋的运河（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和航运公司，开办了大型的世界博览会。

圣西门主义代表了 19 世纪后半叶的企业精神。他的进步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同时代的作家欧仁·苏 (Eugène Sue)^③，其系列小说中社会对抗的和平解决就受到圣西门

^① 查尔斯·巴比奇，英国数学家兼发明家。他提出了现代数字计算机的原理。他构想出旨在处理复杂数学题的若干机器，如差分机。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巴比奇及其合伙人——数学家奥古斯塔·埃达·拜伦，是现代数字计算机的真正先驱。——译者注

^② 克洛德·昂利·德·圣西门 (1760—1825)，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1760 年 10 月 17 日圣西门出生于巴黎一贵族家庭。早年受启蒙运动影响，曾参加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圣西门拥护法国大革命，主动放弃伯爵爵位，为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倾注了毕生精力。——译者注

^③ 欧仁·苏 (1804—1857)，法国 19 世纪中叶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揭露了这个时期法国社会的种种弊端，描绘了下层人民的贫困处境。1842 年发表的《巴黎的秘密》曾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除了《巴黎的秘密》以外，欧仁·苏的重要作品还有《流浪的犹太人》和《人民的秘密》。——译者注

思想的影响，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① 描写技术世界的科幻小说中也有圣西门的影子。

同一时期，一位铁路工程师出身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进一步阐述了传播作为有机系统的论点。他撰写的“社会生理学” (Social Physiology, 1852) 大纲，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The Origin of Species*) 早 7 年。自 1870 年始，他逐步详细阐述了大纲中的思想——把生物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连续性假设推到了极致。斯宾塞认为，劳动的生理分工和有机体的进化是相互匹配的或是同时进行的 (went together)。工业社会从同质到异质、从简单到复杂、从集中到分化，变成越来越具有内聚力的完整的“社会有机体”，这正是社会有机性的具体体现。结合越来越紧密的社会有机体内，其功能性分工将越来越明确，器官将越来越相互依赖。在这个系统整体中，流通系统犹如人体的血管，是执行配送和调节的基本器官。由“道路”、“运河”和“铁路”构成的配送系统，确保“营养物质”的分配。信息（新闻报道、请愿、社会调查）和其他传播手段，如邮政服务、电报和新闻机构，就是负责调节的神经系统，它们管理着中枢系统和外围设备的复杂关系。社会控制中心通过这些机构影响社会。信息的发送就像神经系统的信号发送，是从一个城市的居民到另一个城市的居民的传播运动。

(三) 作为发展的历史

与传播系统分析有关的另一个基本概念是发展。斯宾塞是英国实证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② 曾经是圣西门的徒弟，他早于斯宾塞数十年，写过一本《实证哲学》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在这本 1830—1842 年间写就的书中，孔德勾画了实证的人文科学基本原理，但是其中没有

^① 儒勒·凡尔纳 (1828—1905)，法国小说家，科幻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写了 60 多部大大小小的科幻小说，总题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漫游》。他以其大量著作和突出贡献，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译者注

^② 奥古斯特·孔德 (1798—1857)，法国哲学家，社会学鼻祖。1817 年 8 月，他成为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1830 年，《实证主义教程》第一卷出版，稍后其他各卷 (共四卷) 陆续出版。孔德在 1842 年出版的第四卷中，正式提出“社会学”这一名称并建立起社会学的框架和构想。——译者注

对器官或传播系统有任何特别的关注。斯宾塞的理论利用了生物学，以及物理学中能量和力的概念，孔德则只提到生物学，因此把自己的社会学称为“社会生物学”，并且视其为“有关社会发展的真正科学”。孔德将劳动分工的概念与那些直接借自胚胎学的概念，如发育、生长、完善过程、同质性、差异和异质性等结合起来。孔德和斯宾塞都认为，社会是一个按照生物进化法则组织起来的完整的有机体。

孔德把历史划分为递进的三个阶段或者三个时代：神学或虚构的阶段，形而上或抽象的阶段，最后是实证或科学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工业社会的同义语，是一个现实的、功利的、组织的和科学的时代，即使所有的学科还远没有同步发展，但是一切非科学形式的知识都在衰落。

19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孔德一样，认为有必要采用传记式的历史观来解释历史，历史因而被分为不曾经历过任何曲折、逆转或倒退的各个阶段，社会则以线性方式进步。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这种编年式的继承性用于解释道德体系，乃至种族发展的顺序。这种历史分期方法，常常被用于证明：某些人种是初级的，处于幼儿阶段，在“成熟”或进入“成人”阶段以前，应该由殖民者对他们进行管理。而成熟的历程是以号称“文明”的国家已经经历过的某些历史阶段为标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声称这是成功进化不可避免的阶段。

最初的传播理论来自于这些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①称这些描述为“片断的历史”。根据这样的历史观，社会进步只能通过一个中心向外围辐射其价值来完成。这些理论主要来自于人种学家（ethnologists）和地理学家，这些理论在帝国时代（1875—1914）各种文明之间的频繁暴力冲突中得到检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观点曾一度因为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及其对于“发展”的理解而复兴。在发展社会学中，媒介被认为具有战略性作用。

^①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译者注